

皇天 心土

99

个农民说人生

漓江出版社

周同宾 著

自序

从头说起。

一个秋风萧瑟的时节，我去访问一个叫大王营的村庄，想搜集一些写作的材料。那里，“文革”期间，我曾住过一年。旧地重游，抚今忆昔，想必会有些话说的。走近村头，看见一个壮汉正在刨地。不是刨地，而是刨路。那条路，从野地里过来，绕一个长着残荷的池塘，一片已经败了的竹林，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头，折三道弯才通入村内。因为不远处修了条直路，弯路就废了。我正是沿着废路进村的。汉子告诉我，荒路开起来，明年种倭瓜；村干部说，谁开归谁。路很坚硬，他用十八斤重的钢镢刨，每次只揭掉薄薄一层。刨到半尺深，下面的土仍是一层摞一层，如巧女人纳的千层鞋底，也如书页。千百年来，人脚把土路踩成一部厚厚的书。每一页上，都嵌满深深浅浅、灰灰歪歪的脚印。一次次出村、进村，一代又一代庄稼人，在这条短短的土路上，走完人生的旅途。每一页上，都浸透庄稼人的汗和泪，斑斑汗渍，滴滴泪水，连带着一个个平淡而又沉重的故事，连带着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是是非非。这实在是一部乡土的史书。掩于地下，无人知晓；开掘出来，谁能解读？我不禁一声叹息。就在这当儿里，那

汉子认出了我：“噢呀，你是周组长啊！”那时，工作组除了正组长，还有五位副组长，我是第五副组长。想不到，二十年后，他还记得我当时的“官衔”。两人坐下攀谈。问他：老支书呢？他说：死了。问他：整老支书的那个副支书呢？他说：死了。那个忆苦思甜会上，先哭得鼻涕流多长紧接着又笑得几乎岔了气的公鸣噪贫农代表呢？死了。那个背着稻草扎的刘少奇的模拟像一天三次跪在“忠字台”前说一百遍“我有罪我混蛋”的富农分子呢？死了……时间并不太长，我熟悉的那些活生生的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血肉骨骼，连同他们的命运、身世、个性和语言，都被埋进三尺黄土之下，化为乌有，无迹可寻。我不禁又是一声叹息。叹息过后，心中猛地一动。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一个强烈欲望，想把形形色色的农民，一个一个写下来，为当代做个纪录，为后世留下档案。每个农民都是一篇鲜活文章，甚至都是一本厚重的书。如果写下来，并不只有文学价值。又想到，这一茬农民，既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农民，也绝不会同于下个世纪的农民，实在是承前启后的一茬农民。剧烈的社会变革，给他们的身世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给他们的命运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旧的与新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在他们身上，既矛盾，又统一。他们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标本和证明。然而，岁月悠悠，人生短暂，若不马上写他们，人一死，一切都烟消云散；大地茫茫，农民渺小，那些“大腕”级的作家有谁愿意去到荒乡僻野叩开庄户人家的柴扉？我顿时产生一种颇为急切的紧迫感，一种颇为神圣的使命感，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怎么写，写成啥，煞费思量。写小说，小说仰仗虚构，一虚构，便不真切，何况我并无写小说的能耐。写散文，眼下大家都玩得烂熟的散文似负载不了农民的沉甸甸的

人生。我就写过连篇累牍的农村题材散文，细想想，都太轻太浅，俱如浮光掠影。最好是为每个农民写篇传记，记其生平事略，兴衰际遇，所喜所忧，所愿所憾。但工作量太大，我没那么多工夫，农民也未必都有兴趣根根秧秧地回首平生。考虑再三，决定让每个农民都说一席话，说身世，说生活，说一个人，说一件事，发一番感慨，发一通牢骚，均可。话必是真心话，正确与否，准确与否，倒在其次。一人的话可能单薄，多人的话合在一起，便能形成一种气象，可以从中看出农村的一种真实，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这，可是很有意思的。曾想，如果一千年前、二千年前、三千年前，有文人能深入闾里垄亩，听几十、几百个农人叙叙家常，诉说肺腑，如实纪录下来，其价值似不会在《诗经》、《楚辞》及二十四史之下。可惜的是，历来的文人不愿代农民立言，不愿把穷乡僻壤的琐屑之事和村夫村妇的鄙俗之语活脱脱原样儿写进文章。陈胜、吴广如果一辈子都在田间劳作，而不扯旗造反，闹出很高知名度，司马迁决不会把他们写进《史记》。后来的《捕蛇者说》、《卖柑者言》等名篇，不过是作家创作的寓言，实则借农民之口，说自己的话。近人曾著《100个普通人的自述》，遗憾的是，书中极少地道的农民……想到这些，就越发觉着我要干的这个活儿是完全必要的。

主意一定，就开始了艰苦的采访和紧张的写作。采访很难。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吃苦受累，自不待说。千方百计和农民套近乎，启发被采访者无遮拦地开口说话，无顾忌地袒露心迹，则更不易。有的，守口如瓶。有的，只说套话。有的，看见来自“上头”的陌生人就偏促得说不成话。往往，见面十几人，只有一两人说出了有用的话。边采访，边写作。我发现，尽管

我忠于说话人的原初表述，只作删节，决不改窜，但是，有声的语言一变为无声的文字，便失去许多固有的情韵。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初计划，只写九十九篇。边写作，边发表。几年来，陆陆续续地，在全国多家期刊登出近三十组，一数，已逾百篇，便不再写了。当然，还可以弄出很多篇，但我已意兴阑珊，不愿再奔跑了。如今，仍只将九十九篇结集出版，了却自己一桩夙愿，也让读者集中检阅一下我的成绩，并给以评判。达到当初的目的了吗？我问自己，也问读者。

1996年1月27日于南阳无尘居

目次

悠悠岁月

自序	(1)
苦菜	(3)
西风	(8)
铁箱	(12)
留根	(18)
善人	(22)
纺车	(27)
配对	(31)
尿儿	(35)
老槐	(40)
野合	(43)
中邪	(47)
洋荤	(51)
地主	(56)
改嫁	(60)
盲人	(65)
续弦	(68)
世道	(72)
裤带	(75)
肉味	(79)

茫茫大地

喝	汤		(82)
冤	孽		(85)
黄	叶		(89)
人	价		(93)
福	寿		(97)
肉	头		(100)
荒	春		(103)
露	丑		(105)
属	狗		(112)
疯	话		(116)
晚	晴		(121)
舅	倌		(126)
婚	史		(130)
榴	花		(134)
土	命		(141)
古	道		(145)
虎	背		(148)
黑	土		(152)
牛	事		(155)
治	家		(157)
老	驴		(160)
神	洞		(164)
雷	殛		(167)
荒	路		(172)
日	子		(179)
糊	涂		(184)

地气	(188)
绝地	(192)
直杠	(196)
梨园	(200)
扫坑	(204)
杳晃	(210)
男入	(213)
苦丁	(217)
宅地	(221)
圆鱼	(224)
树精	(227)
风水	(230)
黄蛇	(234)
祖宗	(237)
花事	(241)
窝囊	(244)
浅山	(248)
水库	(253)
公粮	(256)
死河	(259)
骂天	(261)
村长	(267)
雕龙	(273)
酒话	(278)
明月	(283)
喜丧	(287)
卖水	(293)

哭丧		(297)
稀奇		(301)
入赘		(306)
抱孙		(310)
老鸱		(314)
时运		(318)
党员		(322)
人家		(326)
姻缘		(330)
家业		(335)
彩霞		(338)
烘炉		(341)
木匠		(346)
私奔		(351)
说鬼		(354)
老脸		(359)
富户		(361)
旦角		(365)
铜盆		(370)
驹场		(375)
塑神		(379)
疯九		(382)
阉猪		(385)
光棍		(388)
神灵		(391)
剃头		(395)
分家		(400)

忘不了父老乡亲	——就《皇天后土——九十九个农民说人生》答记者问		(404)
---------	--------------------------	-------	-------

悠悠岁月



苦 菜

屈巧儿 女，五十九岁。脸皮如蚕茧，布满细纹儿。眉毛粗而重，直插两鬓。头发却已花白、稀疏了。摘一扇门板，靠门框上，正用玉米面糊糊儿抵衿梢，说是要为孙儿做棉靴用。抵完衿梢，舀半瓢水洗手。洗手水倒进猪食槽里。说话柔声细语的，却不似一般农村妇女那样啰啰嗦嗦，拖泥带水。

我，命苦啊。就像那苦苦菜，从根儿到梢儿，都苦。

五岁，我妈死了。我爹又娶一个。后娘好吃好喝，好吸水烟，好看戏，好赶会。两天不吃肉就馋，三天不上街就闷。成天抱个水烟袋，呼噜噜呼噜噜，吸不够。她娘家是地主，享惯福了。嫁给我爹，是第三家。我爹死后，她又嫁了，嫁给一个宰牛的，有肉吃，有钱花。后来，那人犯法了，坐了监，不知道她又嫁没有……蝎子的屁股后娘的心，毒啊，拿我当丫头使，三天两头打我。鞋底扎了针打，打了不叫哭。十七岁就叫我出门（出门即出嫁——作者注）。图钱，图粮食。她花，她吃。

我二十岁就熬寡哟，守着我娃。他爹是得急病死的。肚里疼，疼死了。要是现在，死不了。第二年，公公死了。不到周年，

婆子也死了。三年出三口棺。我也想死，看看我娃，得活着。有人劝我改嫁。我不想走那一步。不是封建，是怕娃受屈。熬吧，有娃就有盼头儿。那时候，忙牛寨孙家的闺女，没过门儿男人死了；花轿抬去，抱个牌位拜天地，入洞房，熬枯寡，熬到三十二岁，死了。婆家给她立了贞节牌坊，城门那么高，“文化大革命”才砸了。比比人家，咱还能过。她那是瞎熬。熬个啥？要不是我娃，我就嫁了。好赖有个男人，也是个指望。

难啊。才开始，我连水也担不动，用瓦罐提。四光子，不是好货。原来我没看透他。“嫂子，我给你担水。”他比娃他爹大五岁，死皮赖脸叫我嫂子。他担甭，见人都说是给我担水的。那一天，东庄唱戏，高台曲。我不看戏，没工夫，也不想见人。后晌煞了戏，四光子来找火吸烟，说：“那个唱旦儿的唱得好啊，把人心唱得酸溜溜的。”我问啥戏。他说：“好戏，《小寡妇上坟》。”我一听，脸一扭，不理他。他不嫌没趣，自己扯着勒死驴嗓子学起来：

那一日上井把水打，
井边有水泥巴滑。
十二丈井绳慢慢儿下，
看一眼吓得心慌两眼花。
双手抓紧辘轳把，
绞三圈儿累得腰酸胳膊麻。
水桶就有千斤重，
好像有十个小鬼往下拉。
半天绞出来一桶水，
桶里头趴了一个癞蛤蟆。

罢罢罢，拍拍屁股嫁了吧……

我忽生站起来：“你走，你走，我顶门哩。”他个不要脸的，出大门还齜着牙笑。我不叫他担水了，渴死也不使他。场里分粮食哩，我分两布袋。一布袋一百多斤，扛不动。四光子当着十几个人说：“我给你扛回去。男人的劲，使不尽。”我说：“不用，我一筐一筐扛回去。”支书广成，是我叔伯老公公，好人啊。他说：“我给你扛回家。”他把粮食扛到我大门外，靠门框上，不进院，怕落闲话。支书扛着前边走，四光子后边就说刺儿话：“咦咦，老广成想叨啥肴哩。”我听见了，气得心里冒火：“四哥，你说话不怕咬了舌头？人操坏心，摸黑路鬼打墙，过桥摔下河，绊着个坷垃也会栽跟头。”本想骂他一顿。咱一个女人家，敌不过人家，忍了。

六〇年，吃食堂。四光子是伙食长。打饭哩，一人一瓢。俺娘儿俩，该两瓢。他给我舀两瓢半。我看事儿不对，就说：“再舀出来半瓢。别人饿不死，俺娘儿俩也饿不死。”当着大家，给他玩个长脸。他鳖孙还笑哩。那饭不算饭，红薯叶搅红薯面，稀汤寡水。娃吃稠的，我喝稀的。那时候啊，谁不饿哟。我弄个烂洗脸盆当锅，仄歪着支墙角。各样树叶吃过。各样野菜吃过。老鼠、蛤蟆吃过。支书知道，并不像外庄，见谁家冒烟，就把锅砸了。有一天挨黑儿，四光子窜来了，做贼一样，从腰里摸出来两个苞谷面馍，塞给我娃，我娃接着就吃。那鳖孙直往我身边凑，眼像疯狗一样。我“啪嚓”扇他一耳光，夺过我娃手里的馍，日一声扔到门外：“你滚，啥东西！”四光子走了。我娃哭。我也哭。要是他爹活着，咋有这事。第二天，我去找支书，告四光子，把他那伙食长撤了……

啥活儿我都干。脏啊，累啊，我不怕。只要给工分。我挣的工分，除去娘儿俩的口粮，还能使余粮钱。最多的一年，分六十一块。钱都供我娃上学了。我哪年都喂一群鸡，卖鸡蛋，供我娃上学。十八年，我没吃过鸡蛋，没买过菜……我给队里喂过驴。一直喂到集体散伙。驴吃夜草。夜里喂。白天去各家挑茅粪。挑茅粪工分高。别人嫌脏，我干。夜里喂驴，一夜记四分。开始喂驴，副队长那个孬货，不操好心。“浪里鱼儿，风中旗儿，十七八的小伙子儿，四个牙的大叫驴儿，‘四大精神’嘛。叫她伺候那两头叫驴吧。”（叫驴即公驴——作者注）两头叫驴又踢又咬，我能降得住？他是一来糟蹋我，二来难为我。我找支书。支书批评他，才叫我喂三头草驴（草驴即母驴——作者注）。夜里，娃看家，我住驴屋。插上门，成夜不吹灯。喂着驴，还给队里搓麻绳。麻绳是打牛套用的。搓麻绳也有工分。我那三头驴越喂越肥。公社开牲口评膘会，奖给我一条手巾，还有一张纸，纸上有字，盖着印。二顺子喂那两头叫驴，越喂越瘦，脊梁成了刀刃儿，卧下得人揭着尾巴才能站起来，拉不动石磨，曳不动水车。他把驴料都偷回家了。坏良心，他哥是队长，包庇他。他是个痞子，不要脸。他那驴屋和我那驴屋挨着，当中是个空山墙。一到夜里，他就唱，唱那些臊词儿。我听见只当没听见。他不是好东西。有一回，半夜里，我刚合上眼，听见呼啦呼啦响，墙上掉土，当是老鼠哩。睁开眼一看，他娃子从山墙那边往这边翻，光着脊梁。我马上起来，掂起拌草棍就打，不敢打他头，怕打出人命，犯法；就打他胳膊。几棍把他打回去了。他说：“嫂子，你真狠。”我道：“你姐你妹子不狠，回去找她们吧。”我豁上了，啥也不怕，是叫他知道，老娘不是好惹的。兔子急了也咬人。蚂蚱急了也蹦三蹦……不几天，他那两头驴一

头卖了，卖五十块钱；一头死了，剥了皮，一个人分八两驴肉。

……我那难处啊，多啦。就像那秦香莲，埋葬公婆，养活儿女。秦香莲是男人招驸马，变心了，还有个想头儿。我是男人死了，只盼我娃长大。为我娃，我泼上命挣工分，有空儿了给人家纺棉线，纺一斤两块钱。十天纺一斤。忙得半月不梳头。分了黄豆，没换过豆腐吃；分了芝麻，没换过香油。都卖钱，供我娃上学。过年只割二斤肉。我不吃，叫娃吃。

我娃，有囊气（有囊气即有志气——作者注）。功课好，老是考头名。高中毕业，考到郑州上大学。现在，在县里教书。媳妇是他同学。孙娃五岁了，属兔的。想叫我去。我不去。媳妇娘家妈跟他们住，哄小孩。城里费钱，人多了，顾不着。我一亩八分地。自己种，粮食吃不完。不要他们钱，十一只鸡下蛋，卖钱够我花了。老妯娌们说，进城享福去吧。我说，我做梦也没想过享福。我的命根扎在黄柏树底下，苦一辈子算了。如今再苦，也比那些年强。熬寡四十年，熬出了孙娃。马上死了，也心甘啊。

1989. 11. 24

西 风

张成群 男，三十七岁。矮个儿，瘦脸儿，胡子老长，像五十岁。堂屋后墙，贴张毛主席像，颜色已灰暗，应是十年前旧物。屋里又脏又乱。囤里、缸里、盆里、罐里、布袋里，都是粮食，高高低低，摆了一地。看见我，一脸笑，谦卑的笑。谈话时，脸上始终带着谦卑的笑。

我这儿，寒碜，脏。上头没人来过。咱又不犯法，人家找咱干啥。我这个家，不像家，没女人呐。本来有女人，跑了。留下个娃。这会儿，出去找四狗玩去了。这不是我的娃。我的娃女人带走了——走时候怀上了，还没生。那时候，有女人，没饭吃。这二年，有饭吃，没女人。日子都过不成。好，给你从头儿说。

我妈死得早，我落地，她就死了。我爹在“文化大革命”正闹的时候，那年麦罢，也死了。就剩我独个儿。一个人过生活，顾了头顾不了脚，顾了外顾不了里。手里没钱，没人说女人。俺这庄，比咱排场的小伙子多啦，都找不来媳妇，拉来一汽车姑娘也不够分。谁愿意嫁给咱？那年，豌豆角白的时候，小杨庄